

沂蒙二姐 把最平凡的日子写成诗

记者 郭晓莹



沂蒙二姐

拍短视频展示生活
无人喝彩但仍快乐

沂蒙二姐的父亲做过八年乡村教师,喜欢写、喜欢朗诵。她受父亲的影响,上小学时喜欢语文,写作文经常被老师表扬。到了初中,偏科更严重了,最让她头疼的是代数,后来干脆不学了,上课读《红楼梦》,读金庸的武侠小说。

“我考不上高中,干脆放弃吧。初中毕业后,在家待了几个星期,闹着不想下地种田,不愿意汗流浃背地干农活,便跟很多同龄人一样,去离家不远的纺织厂当了挡车工。”她回忆说。

当她再见到上了高中、中专的同学时,就感觉到后悔了。“他们在谈论某些问题、处理某些问题时,都会有一个清晰的逻辑,因为他们读书多。而我始终认为,我没有继续上学读书,我和他们是有差距的,那种自卑感一直伴随着我。我知道的东西太少了,我需要学习。”

在纺织厂,她的工作就是让机器转起来,机器一转,她的脑子也开始转,反复回味读过的杂志、背诵的古诗文,慢慢养成了习惯。

她说,“那时候我就喜欢写,除了自己写,还经常摘抄报纸杂志上的金句,摘抄美文中的只言片语。好听的句子我会反复地记,不为什么,只是看着就喜欢。对我来说,阅读的过程就是一种享受。看过的书不一定能记住,但慢慢地可能就融入思想中、化为自己的东西了。”

后来沂蒙二姐又换了一家纺织厂,仍是干挡车工,前前后后十几年。其间结婚生子,再后来工厂停产,她回归家庭。

“种田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。结婚后,我在工厂上班也没耽误种田。小时候不愿意种,后来还是都学会了。”

春种秋收,2022年5月,农闲时,沂蒙二姐开始拍摄短视频。她特意换了件新衣裳,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拍,又开美颜、加滤镜,因为对自己没信心,心想,年龄那么大,又没文化,还拍视频展示啥?但是后

来,她就完全变成素颜了,干着农活,直接在那里拍。穿什么衣裳也无所谓,不再在乎这些,因为她觉得,这就是自己的生活,就是最真实的自己。

可有时候她也会想:“认识我的人要是刷到了视频,会不会笑话我?”没想到,第一次有人告诉她,刷到她了,给她的反馈却是表扬和鼓励,让她感觉自己做这件事是对的。

沂蒙二姐说,那时丈夫对她拍视频表示很理解。“他觉得我耽误了农活,他会说,你像精神病一样,又犯病了。我听了很伤心。其实他也没错,因为在他们眼中,一个农家妇女就应该好好干活,洗衣做饭,因为别人都是这样的呀。”

夫妻间还因为这件事闹过小矛盾,不过沂蒙二姐情商高,很轻易就把矛盾化解了。她说:“我们一起干活,他就想着赶紧干回家休息,而我在那里想文案呀,想表达呀,他就生气。我有些伤心,但我换位思考,站在他的角度去想,努力和他沟通。我说,你喜欢吸烟,喜欢打扑克,喜欢玩,我不限制你,那我想做的事情,你也别限制我。咱们可以达成一种平衡,我会尽可能把家务处理好。”

沂蒙二姐说:“网友关注我,我觉得,并不是因为我写得好,也不是我表达得好,而是因为我对生活态度——面对平凡的日常生活,我没有得过且过,而是找到了快乐的源泉。做自媒体之后,在网络上不断发表自己的感悟,很多朋友给了我鼓励,我越来越有勇气和自信。”

沂蒙二姐

本名吕玉霞,1973年出生,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坦埠镇农民。经过三年自媒体实践,成为拥有百万“粉丝”的“网红”,因坚持写诗,被乡邻熟知。

刚开始,她只是发一些微小的感悟,一些生活中的小片段,没敢发自己写的诗,怕被人笑话。后来,她的孩子鼓励她,可以把你爱写的这些文字发到网络上,这样也可以多一个保存方式。她才开始创作诗句。

从2022年到2023年,她拍了一年短视频,没什么人看。她跟自己较劲,觉得难过:“我要不要做下去呀?但我内心的回答是很坚定的,因为那是我喜欢的事,我能找到快乐,为什么要放弃呢?”

长在“蜜桃之都” 必须为家乡带货

同村有一位老人,七十多岁,在山上包了一片香椿树。沂蒙二姐帮老人掰香椿,从山上背到山下,装车运到县城的集市售卖。

2023年4月的一天早上,沂蒙二姐上山掰香椿,想到头天晚上学到一篇短文,便把短文的内容稍微改动了一下,拍了一段短视频。背景是那片香椿树,她拿着自拍杆,一边掰香椿一边拍。那条短视频得到了很多网友的回应。从那之后,她似乎找到了感觉,不断地续写、续拍,开始迅速“涨粉”。

第一次开直播,直播间里同时在线的人数达到了4000人。要知道,一般刚开播的主播,直播间能稳定在10个人都难。而“视频粉”和“直播粉”很明显不是一类,也就是说,看视频的,可能不会看直播,视频火了,不代表你的直播间就会有人。

至今,沂蒙二姐还对那次直播记忆犹新。“我的天啊,评论、留言全是美文呀,我就在直播间读这些留言。读的过程中,大家注意到我身后山上的香椿树,就说,那么好的东西,为什么不把它挂在‘小黄

车’上?为什么不卖呢?你在那朗读、背诵,并不耽误我们下单呀。我说,我不会弄啊!他们说,你可以找村里的年轻人帮忙,很简单的!”

沂蒙二姐真的按照网友说的去做了,向邻村一位宝妈求教,在她的指导下,把香椿挂到了“小黄车”上,又做了包装、快递等准备工作。

那几天,她帮那位老人卖了好几百单香椿。“我在直播间说,你只要觉得比你在菜市场买到的便宜,就下单!我们掰下香椿,放到泡沫盒子里,加上冰袋,现场发货。”那段日子,她每天4点上山,一播七八个小时,到下午才下山,“山上的香椿都是我在网上卖的!”她找到了快乐的源泉,再累也不觉得累。“不断地做自己喜欢的事,为之付出全力,一定会有收获。”

春天过后,桃子熟了。蒙阴县是“中国蜜桃之都”,有悠久的蜜桃种植历史。沂蒙二姐尝试直播卖桃,“我每天都做直播,播两三个小时,有时播四五个小时,时间最长的一次,早上10点开播,播到了次日凌晨1点。一开播就有人留言,这种互动让我特别开心。”

她的直播和别的带货主播不太一样,“人家开播都是一个劲儿地介绍产品,而我是天马行空,一会儿说这个一会儿说那个,也许正在介绍桃子,马上又去读美文了,因为网友留下的那些文字太好了。”

有网友留言说:“二姐,你把那个产品往面前一摆,我就来灵感,就想写美文,写完了自己都觉得奇怪,这是我写的吗?还挺有水平的。”卖货与读美文两不误,一边可以介绍家乡特产,一边还能跟网友学文化,沂蒙二姐把直播间当成了免费课堂。“我太喜欢网友的留言了,我的手机里有1000多张截屏,都是直播间的留言,如果不截屏就找不到了。”

通过直播,她把自己的桃子都卖出去了,“2024年整个桃季,我们卖了两万单。”这下丈夫也服气了。附近几个村子老乡家的桃子,她也在直播间帮大家做推荐。

沂蒙二姐带动了各地主播来到蒙阴县,“他们喜欢我、认可我,通过我的直播联系我,要来现场推介桃子。我说,欢迎你们,来了我给你们做直播,因为我了解桃子。我不收一分一毫的费用,完全是帮助老乡。今年夏天,他们可能还会来我们这里做直播卖桃子,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们这里的桃子好吃。”

她带货的经验也渐渐丰富起来,明白了什么货品容易带,什么货品不容易带。“有些品种的桃子不适合在网上卖,因为熟了以后会立即爆皮,很好吃,但不适合运输。也不是所有的农产品都适合通过直播卖出去,比方说,今年我家种了很多土豆,我没在网上卖,因为土豆的价格很便宜,快递费太高了,挣不到钱。”

写她中年的焦虑彷徨 写她心安的幸福时光

没拍短视频之前,沂蒙二姐只是偷偷地写诗,不想让家里人知道,更不想让邻居知道,所有人都不知道她爱写诗。“我是深藏着的。因为我觉得,写诗、写文章好像不符合我的身份,我就是个农民,没自信,写出来的也根本不叫诗,不敢让人看,不敢让别人知道我喜欢写诗。”

写诗、拍短视频,怎么才能让灵感源源不断?沂蒙二姐说:“在那里干着农活,有可能灵感就来了,我就把它记下来,晚上回味一下,这段文案就会

写得快一些。或者,有一个网友留言,一下子打开了我的思路,也能写出自己的东西。我的脑子也会枯竭,找不到灵感,写不出来,那就写了,反正没有任务,继续干活吧,不断地去干活、去忙碌,想表达的东西可能就会油然而生。”

面对平凡的生活,她始终保持乐观的态度,这种价值观,也是沂蒙二姐最想表达的。“我写得可能比较土气,但我觉得这才是最真实、最接地气的东西。我会把我喜欢的句子写进地瓜里、写进芋头里、写进小米里,用我认为好听的句子,表达我眼中的农产品,表达我对生活的热爱。”她承认自己写得并不好,没有什么文化积淀,没有太多的文化支撑,没有老师教过她,但是,每一句都是她的真心话。

她说,无论如何,现在做的这些事,是她最想做的。“我的快乐就是一有时间就赶紧想,要不要把视频剪好,要不要去看看评论。这样一来,生活变得更有乐趣了。”

在沂蒙二姐心里,一直都有诗和远方。“并不是说,现在我做了短视频,才产生这个想法,而是一直在我心里埋藏着。”在现实生活中,很多人在中年后放弃了梦想,但她却一直坚持。“我喜欢看看山河湖海,喜欢自由,喜欢那种奔放的感觉。比方说,在内蒙古草原骑马的那种感觉,到高山上远眺的那种感觉,拥抱波涛滚滚的大海的那种感觉……我喜欢豪放的风格,所以我写东西也有那种影子,老是想写得宽阔一点,可惜,自己看到的东西太少了。”

她想写出像李白那样的诗句,“大鹏一日同风起,扶摇直上九万里”“长风破浪会有时,直挂云帆济沧海”“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”“危楼高百尺,手可摘星辰”,但遗憾的是自己没有那种感触。“李白走了很多很多地方,看到了很多很多东西,而我没有。我看到的只是土地、农田、劳作,看到的是丰收的果实,我不能去形容高楼大厦、城市的霓虹,也很难去描绘名山大川,因为我接触不到,我想表达也表达不了。”

所以,她想走出去多看看。“有人说,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,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。目前我阅人的范围只是我身边的农民,跟我在农田里劳作的这些婶子大娘、叔叔阿姨,我接触不到比我更有力量的、知识面更广的、眼界更高的人,无法学到他们的学识和见地。我希望拓展眼界,接触更大的世界,这也就是我心底所谓的远方。”

沂蒙二姐的“粉丝”已经突破了100万,很多人给她留言,虽然不能一一回复,因为数量太庞大了,但她每一条留言都会认真地看。

“以往我总感觉,起码也得40岁以上的人,才可能会喜欢我、关注我。我们总说代沟,时代发展得这么快,两代人没法站在同一个思想维度上。但在我看来,孩子们并不排斥长辈,只是缺少沟通。年轻人的身上有朝气,思维很新颖,能给我很多启发。有年轻人留言说,阿姨,我觉得我写得比你好呀,但没人给我点赞,为什么呢?我觉得这是因为他还没有受到那么多人的关注。我想说,如果你喜欢写东西,爱好文学,但没人注意到你,可以来我的直播间展示。”

到了50多岁的年纪,沂蒙二姐仍觉得自己是朝气蓬勃的,她说:“我打碎夕阳将稻谷染黄,也就是说,我把人生融入了文字里,装进我对家乡特产的描述里。别管多大年龄,你过你自己的日子,你走你自己的路,有梦就去追,实现不实现不重要,追梦的过程最精彩!拿我来说,我会一直种地,一直写我喜欢的东西,坚持下去,因为这就是我的日常。”

(图片由沂蒙二姐提供)

讲述

17岁进天重当工人,遇到了蒋子龙“蒋师傅”

火热诚挚的岁月

口述 王广杰 采写 孙瑜

王广杰17岁到天津重型机械厂(以下简称天重)当工人,其后二十五年,他逐步成长、日渐成熟。天重也是他文学梦想的起点,在这里,他结识了著名作家蒋子龙,并深受其影响。退休后,王广杰创立了“五子天地”文学创作社,开设公众号,出版了散文集《通红的炉火》。他说:“天重是我的精神原乡,是我一生学不尽的学校。我希望通过这本书,留下我们那个年代的印记,让后人了解我们曾经火热诚挚的岁月。”

初中毕业进工厂
高高兴兴照张相

我生于1953年,小时候家住河北省黄纬路与二马路交口附近。父亲常年在北京工作,母亲是制鞋厂工人,家里六个孩子,我排行老五,生活并不宽裕。1970年,我初中毕业,分配到天重当学徒工。

迈进厂门,眼前一片开阔。按当时我的感觉,这也太大了,单用两条腿走,三天转不过来!厂区布满铁道,后来我才知道,厂里竟有三列火车,无论是往厂里进原料,还是向外



天重青工合影

运产品,没有火车根本拉不动!“重”这个字,被火车诠释得淋漓尽致。

我被分配到铸钢车间清整工段氧化皮组。车间里,通红的百吨钢锭,在水压机的重锤之下好似面团,被翻过来掉过去地锻造。车间里一片通红,离机器很远,也能感觉到那股灼热。我心里略微有些害怕:吊着钢件的天车在头顶上来回经过,地面也不是很平整,还堆放着许多氧气瓶,得绕着走,生怕摔倒、砸伤。

突然来了几个年轻人,师傅们都很好奇。组长让一位师傅带着我们去仓库领劳保用品——白色帆布工作服、鹿皮大头鞋。我们穿上工作服之后,拍了一张纪念照,表明我们已经是炼钢工人了,非常神气。

氧化皮组,主要任务是对毛坯件做加热处理。透过黑色防护镜,望着

加热炉里通红的火焰,里面的钢件慢慢由暗变红。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明白了一个道理,经过热处理的钢件,能提高硬度、强度、韧性和耐磨性。

组长给我安排了一位师傅,进行一对一指导。技术人员每天给我们讲课,我逐渐掌握了正火、退火、回火、淬火等基础知识。为了能尽快提高工作效率,我还主动到天津市图书馆查资料,了解热处理的科学知识。

负责采购煤炭
出差发了高烧

天津市于1958年配套建设大型锻压中心,1970年成功制造出6000吨水压机,从而改名为天津重型机械厂,成为我国重型机械生产基地之一,最辉煌时有上万名职工,固定资产总额在天津名列前茅。当年天津有四家龙头企业——天津重型机械厂、天津拖拉机厂、天津内燃机厂、天津动力机厂,并称“四大天”。

我进厂时,正赶上制造6000吨水压机,当时被称为“七零工程”,从设计到投产用了13个月。6000吨水压机高22米,长43米,宽10米,本机重1400吨,操纵系统重300吨,共有1.7万个零件,可以锻造75吨重的大钢

锭。安装调试时,工程师和工人们连轴转,用了三天三夜。

伴随着该项工程竣工,我所在的铸钢车间也发生了变化——扩建为四个车间:铸钢车间、炼钢车间、铸造车间和木型车间,人数从原来的四五百人增加到三四千人。后来,我们清整工段的新厂房也建好了,氧化皮组被分成两个小组,一个热处理组,一个入库组。我被调到入库组当组长。

1978年,我被调到供应科仓库,一干十年,当上了库长。上万种原材料,占用资金几千万元,二十多名仓库人员,让我着实磨炼了一把,掌握了物资管理、财务管理等业务。

上世纪80年代,铁路运力紧张,煤炭供应不足,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经营。假如没有煤,天重6000吨水压机的钢锭就不能加热。1987年,我被调到供应科外勤组,担任煤炭业务采购员,利用各种渠道关系,保证火车货运车皮计划的落实。

记得1989年春节,厂里煤炭告急。刚过了正月初五,我就去往山西大同矿务局,必须让矿上发运组帮忙,多给安排几车皮发运计划。

那时的交通条件和现在没法比,火车上人满为患,站一路是外勤业务人员的基本功。到达目的地后,我住进招待所,正值假期,街上没有一家饭馆开业,只能靠从天津带来的烧饼咸菜充饥。

大同矿务局十三矿煤矿发运调度四班倒,我连跑了四天,早晨起来奔矿上,天黑了才回招待所。公交车上很冷,有的车窗玻璃还掉了、碎了,大风刮到车厢里,冻得人瑟瑟发抖。也不知怎么搞的,有一天从矿上回到招待所,我突然上吐下泻,发起高

烧。拨通前台电话求助,招待所主任知道后问我,要不要给我妻子打个长途电话?我琢磨,妻子一个人又带孩子又上班,够不易的了,不可能让她跑大同来啊!而且她要是看到我跑业务这么辛苦,更放心不下了。于是我说:“谢谢,不用了。”

可是我一个人出差办事,输液时没人照顾也不行。我老舅母家在大同,我到大同后,就和她联系上了。那时没有电话,招待所主任按我说的地址,费尽周折把我老舅母接来了。多亏老舅母照顾,我的身体才得以康复。

应该说,那是我个人在天重最苦、最累、最难的日子,也是我成长最快的日子。后来我离开天重到其他企业工作、应聘为职业经理,都能游刃有余,多亏曾在大型国有企业磨炼过,摔打过。

满怀激情写首诗
结识作家蒋子龙

当年也有很多有意思的事,回想起,跟传说似的。上班的路上,用“狼狈”这个词来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。天重在北郊(今北辰区)马庄,离我家比较远,得坐公交车。那个年代的公交车太挤了,车站黑压压一大片全是等车的人,远远看见车来了,刚停下,门一开,人们就争先恐后地往上挤,根本顾不上排队。我是被人群挤上车的。不用扶,别说摔倒了,连动一下都不可能。每到一站,乘客就“颤门”,非得上车,但车上哪儿还有地方?那也得玩了命地挤。等我到了目的地,同样也是被别的乘客挤下车的。落地后,两脚才算站稳。

上班也不带书包,拎个白色尼龙网兜,兜住一个大号的铝饭盒,盛着满满一盒饭菜。那时候的人特别能吃,带少

了吃不饱,下午三四点钟就饿了。到厂里后,集体把饭盒放进锅炉房的熥饭箱里,中午去拿饭,打开熥饭箱,热气扑面,那味道说不上难闻,但也说不上好闻,反正很独特。冬天车间有暖气,有时候就把饭盒直接放到暖气上,也能焐热了。

在学徒期间,我认识了锻工车间的蒋子龙。锻工车间加热炉的数量比我们铸钢车间多,炉体体积也比我们车间大。那时蒋子龙是锻工车间党支部副书记,但我们仍按工厂惯例,喊他蒋师傅。